



学骑车的那人那事

殷秀玲

那日是入伏第二天,我悠悠地骑着共享单车来到堤坝大道,忽然就被前方学骑车的一幕吸引了。

一个男孩正在学骑车,一名中年男子起初紧跟在车后,稍后就悄悄放了手。男孩在50米左右长的一段路里往返练习,没练几个来回,车就骑得稳多了。看着男孩学车,我儿子当年学骑车的情景一下子浮现在眼前。那时候他刚上小学三年级,爷爷提前给他买了辆26型的新自行车。他学骑车时,我扶着后车架护在旁边,陪着他慢慢练。可孩子性子急,没骑几次就总失去平衡,气得直接把车摔在了路边。我鼓励他,要像个男子汉,不怕输,摔倒了就爬起来再练。可怎么哄都无济于事,他不学了。又过了一段

时间,我得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邻家孩子,是用儿童车学会骑车的。我借鉴了这个经验,也让他用儿童车练习,他很轻松就学会了。再后来,他顺理成章地就骑上了那辆26型的大车。

从学骑童车到驾驭大车,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是符合技能学习规律的。可我学骑车的时候也才一二年级,骑的还是28大杠,没人帮忙,自己摸索着就学会了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农村八九岁的孩童,家里有自行车的几乎都学会了骑车,没车的小伙伴在一起玩着也学会了。年少的我们,学骑车更像是从心底冒出来的一场冒险,带着本能的征服欲。每个村童都是野生的小生命,是初生的牛犊,都想学着大人的样子去做事,且无所畏惧。

每个人学骑车的经历确实不同,我当初让儿子学骑车,就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,仅凭自己的旧经验去做事,偏执地要求他像我当年那样学,结果完全适得其反。

我又想起村里两位学骑车的姑娘,她们那时十七八岁,和刚才那个男孩年龄相仿。一位姑娘刚考上高中,学校路途远,上下学需要骑车。另一位姑娘即将嫁到外村,哥哥给她买了辆新自行车当陪嫁,要求她必须在结婚前学会骑车。这个年纪才开始学骑车,在当时确实算晚的,她们既害羞又胆小:害羞怕旁人看见自己摔跤的窘态,又打心底里怕摔疼,自然学得慢。

准备上高中的那位姑娘,通常专挑晚饭前外面人少时才出门练车,每次练一两个小时。她怕摔倒,就在自

行车后座两侧绑上两个大箩筐,靠着这个办法练胆、找平衡感,熟练之后就拆掉一个箩筐。她的学车地点就在家门口的胡同里,等她能完全卸掉箩筐也骑稳时,才敢去村里最宽的主干道上试骑,没几天就学会了。

另一位姑娘学车时,先在自家门口的胡同练,后来她嫌胡同东拐西拐总摔跤,便决定去大马路上学。她专挑中午人少的时间段出门,为了防止摔跤,在自行车后座上绑了一条长扁担,这样往左右哪边倒,人都不会直接摔在地上。她身形偏胖,总找不准平衡点,三四天后才敢骑上车。又过了三四天,她熟练了,能够稳当地骑上一段路。偏偏那天,对面来了一辆马车,她为了躲车心里一慌,连人带车直接栽进了道边的大水坑里。后来她又找了其他宽敞的地方接着练,终于学会了骑车。可她学车栽进水坑的事儿,很快就成了全村的笑谈。转眼五十年过去,村里人再聊起陈年趣事,总有人提起这段往事。

骑车本是一项普通技能,不同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学习经历。那个城市男孩轻轻松松就学会了,和他同龄却处在不同时代的农村女孩,学骑车可谓费尽周折。我家孩子当年学车时,我也跟着费了不少心思。可像我当年那样的小孩子,学骑车怎么就那么轻松呢?

年龄大些的男孩子把骑车看得很容易,但真知必须从实践里摸索出来,绝非凭空想象;女孩子学车的目的性很强,还要克服怕摔跤被人看见的害羞心理,这是必须付出的心理成本。无论学什么东西都要趁早,起步晚了,往还要多付出一些成长的代价。

早学任何一种技能,都会给身体赋予一份超能力。等掌握的技能多了,乃至能力足够强大时,自然更容易超越旁人,最终也会实现对自我的突破。

先努力再说

徐九宁

回老家见到发小,他正为儿子的事犯愁:“一天到晚抱着手机,游戏玩得入了迷,学习成绩一塌糊涂。”

发小想让我帮忙劝劝孩子。我找到孩子,问他觉不觉得玩手机影响学习。他反驳:“反正我脑子笨,不是读书的料,就算不玩手机也学不懂。”

我跟他说,你这是把因果搞反了:

不是学不懂才去玩手机,而是你把太多时间和精力都耗在游戏上,根本没给学习留够投入的空间,成绩才上不去,这跟脑子笨不笨没关系。

孩子愣了片刻,似乎有点明白了我说的话。我忽然想起一句说得特别实在的话:绝大多数人,根本轮不到拼天赋,连最基本的努力都还没达到。

逐光而行

莫小米

过就算,他却着了迷。

大学毕业当教师后,他利用一切空余时间,开始了如高僧一般的行走考寻。庐山、黄山、泰山、华山、峨眉山……

第一次看到宝光,是峨眉山。

1999年冬,清晨,雪霁。云雾缓缓下沉,红日渐渐升起。他,身处陡峭的舍身崖,当淡薄的云雾弥漫周身时,他惊奇地发现,一个金灿灿的光环正在山谷上空缥缈的云雾上映现,而自己的身影轮廓,竟一直延伸向光环中心。他对宝光挥手,环中的“幻影”也

挥手;他跳跃,影亦跳跃;他静立,影亦静立。

这就是传说中令人神迷的宝光么?之后他根据气象条件,目标精准锁定目标,寻到了多处宝光,拍摄到大量影像资料;为了占到好的观察位,还曾数次涉险,差点滚下万丈深渊。

觉得天气条件符合,他会招呼游客一起来等待宝光的出现,对感兴趣的年轻人,聊聊气象原理。

在有关学术会议中,他对“宝光的衍射——反射成像原理”作了多次论述,因例证详尽,从被专家怀疑继而肯定。简单地说,只要人在太阳与云雾之间,站立于突出的高地上,就有可能看到宝光。

心中充满好奇,与自然为友,他就是逐光而行的赖比星教授。

唐代诗人王维《相思》中的“红豆”,并非我们日常食用的“红豆”,而是相思树上结的果实。此物为何寄托相思之情?这源于“相思树”的典故。

最早记载“相思树”的是晋人干宝的《搜神记》:战国时宋国最后郡王康王戴偃强夺臣下韩凭之妻,令这对夫妻均自尽。二人虽坟墓相隔,却生出连根连枝的“相思树”,且有鸳鸯日夜栖于其树。

晚唐学者李匡乂考辨笔记《资暇集》云:“豆有圆而红其首乌者,举世呼为‘相思子’,即‘红豆’之异名也。其木,邪斫之则有文,可为弹博局及琵琶槽。其树也,大株而白枝,叶似槐。其花与皂荚花无殊。其子若扁豆,出于甲中,通身皆红。”就是说,“相思树”树高叶小,其叶如槐;花小,为白色或淡黄色。果荚秋天成熟,形弯曲旋卷似皂荚,半红半黑,荚内有种子,鲜红发亮,结实如豆,名曰“相思子”。相思树的叶、根、种子均有毒。

地里长出“相思树”,树上结出“相思子”(又称“红豆”),文人墨客便纷纷借红豆传递相思之苦、寄寓爱情、友情、家国之情,历代相延,绵绵不绝。唐末范摅笔记小说《云溪友议》“云中命”条云:“明皇幸岷山,百官皆窜辱,积屍满中原,土族随车驾也……唯李龟年奔迫江潭……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:‘红豆生南国,秋来发几枝。赠君多彩颦,此物最相思’……此词皆王右丞所制,至今梨园唱焉。歌阕,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惨然。”李龟年唱罢,“忽闷绝仆地……妻子未忍殡殓,经四日乃苏。”李龟年首唱王维诗歌时,悲痛欲绝,险些一命呜呼。

其实,王维《红豆》诗借所谓“相思子”表情达意,其相思之情,可能是两性间的爱情,可能是同道间的友情,但在“安史之乱”特定背景下,当时著名歌唱家李龟年唤醒的可能就是满座听众的家国深情,借“红豆”传递相思之苦由此成为古诗词重要组成部分。晚唐诗人、花间词派鼻祖借红豆描写了一对有情人的临别之夜:“玲珑骰子安红豆,入骨相思知不知?”五代诗人牛希济留下“红豆不堪看,满眼相思泪”,清代纳兰性德的“摘得一双红豆子,低头,说著分,携泪暗流”……国学大师王国维更是对“红豆”情有独钟,曾写过一组与爱情有关的《红豆词》,第一首却以质疑口吻曲折传情妙趣横生:“南国秋深可奈何,手持红豆几摩挲。累累本是无情物,谁把闲愁付与他。”

从王维到王国维,以“红豆”为载体,抒发对恋人、朋友、家国的相思之情,宛如一条充满灵性的长河蜿蜒流淌。“红豆”虽不可食,但却被诗词赋予深厚的文化与情感意蕴。

『红豆』为何寄相思

赵柒斤

